

8年前在小说里预言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 毕淑敏《花冠病毒》

再版上市



2012年，毕淑敏的长篇小说《花冠病毒》面世，一句“20NN年，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”，被今天的网友们惊呼为“神预言”。如今，就在武汉正式解封的当天，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新版《花冠病毒》也宣布上市。毕淑敏在新版自序中写道：“我的初心，希望它永远是预见，而非重现。”

愿将这部小说归入科幻范畴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《花冠病毒》突然火了，读者从不同渠道找到这本书重温，更被其中对病毒形态及其杀伤力的描写所震撼。虽然已经是八年前的作品了，但书中有关封城、市民抢购等细节的描写，和现实竟有惊人的“对应”之处。

有人觉得毕淑敏是预言家，但她说：“这些天，有朋友不断问我为何在8年前就有此预见？事实上，我希望它永远只是预见，而非重现。小说中有我对现实的观察，但更多出自想象，勿对号入座。”

她所说对现实的观察，是来自自己2003年的经历。在那场席卷全国的非典疫情中，有医学和写作双重背景的她受中国作协派遣，成为一线采访团一员，开赴非典第一线。她曾昼夜走访抗击非典的一线医生、护士、病患，去了外交部、国家气象总局、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机构，采访各级卫生防疫部门……目睹了病人的痛苦和求生欲，医护人员的抗争与困窘，以及各个行业的协力互助。

“我曾经身穿特种隔离服，在焚化炉前驻留。我与SARS病毒如此贴近，我觉得自己闻到了它的味道。病毒其实是没有味道的，我闻到的也许是病人的排泄物和消毒液混合的味道。袋子密封非常严密，其实这味道也是闻不到的，只是我充满惊悚的想象。”无数次，她在梦中看到病毒，真切而触目惊心，仿佛能摸到它们“卷曲的边缘和邪恶的颗粒”。

采访之后，毕淑敏没有马上动笔，而是陷入长长思考。她开始读书，除了哲学和历史之外，还读了人类灾难史、瘟疫史、病毒学、群体心理学、说谎心理学等。“我曾经什么都不愿写，因为做出预判太难

了。然而，我曾经保家卫国的军人职责，我曾经救死扶伤的医生使命，都时刻提醒我，绝不可轻言放弃。我在睡眠中会不断梦到各式病毒，确信它们潜伏在人类进步的阶梯旁，伺机重出江湖。我梦到妈妈殷殷嘱托我要把作品完成，其中也渗透着她日夜不息的隐忍病痛和望我不辱使命的期待。还有，我作为一个作家的铁肩担当和沸血激荡。”

酝酿沉淀了8年，1年伏案疾书，毕淑敏终于在2012年完成了《花冠病毒》这部长篇小说。当时，她曾在序言中说：“它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小说，我愿将这部小说归入科幻小说范畴，只是不知道人家领域要不要我？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，必将多次交锋，谁胜谁负，尚在未知之数。”

绝境中展示人类强大和坚忍

17年间，毕淑敏每每听到病毒感染，都会紧张。不管疫情发生在非洲、中东或是他处。

2020年初，当从电视里听到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“人传人”的那一刻，她“顿觉五雷轰顶，肝胆俱颤”。因为17年前的采访，让她深知“人传人”的凶猛。“那时，身患癌症晚期的母亲与我同住，她鼓励我放下自身一切，放下她的临终重病，响应征召，火速奔赴前线。如今，母亲已在天堂，病毒又一次肆虐人间。”

毕淑敏深知，病毒比人类更古老，人类和病毒必有血战，且会多次交锋。“它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何从原来的状态奔逸而出，如此疯狂？灾难起兮，从何而来，如何应对？它何时离去？还会不会再来？面对无数问号，人们须做出深刻反思，汲取经验和教训。”她在近期接受采访时也曾坦言：“我坚信这次瘟疫一定会过去，我们一定能胜利。不过，要痛定思痛，要亡羊补牢。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惨重了。”

《花冠病毒》不只是一个关于病毒的故事，它更多的是探索人们在灾难面前遭遇心灵危机的应对之策，表现人性在面临危难时刻迸发出的悲悯和无奈，以及在绝境中展示出的强大和坚忍。

作为从业二十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写作者，毕淑敏始终着迷于人的生理相似性、精神的巨大不相似性。她希望借由小说这种震撼心灵的诉说，引起人们的警醒，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。她说：“灾难之下考验了每个人的内心，病毒并不可怕，终会有战胜它的一天，可怕的是人们的内心在灾难面前也感染了这种‘花冠病

毒’。当我们面对灾难，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，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的状况，最终能依靠的必是我们的心灵能量。”

“我想你此刻在家，窗外已是春天。”此次再版，毕淑敏希望能以此唤醒人们思考，更为疫情中的人们加油打气。在新版序言的最后，她这样写道：“为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加油！为所有在病痛中顽强求生的新冠病毒患者加油！为所有中国人民在大灾大难中迸发的勇气和坚忍加油！春天已经来了，夏天还会远吗？沼泽处，你的心智要成为纤夫。精神明朗坚定，情绪安稳平和，助家国度过危厄！”

《花冠病毒》简介

20NN年，一种极其凶猛罕见的嗜血病毒——“花冠”，突袭有1000万人口的中国燕市，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殊死大战拉开帷幕！民众生命陷入危机，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。亲临一线的科研教授于增风，以身试毒不幸身亡，他给这种古老生物赋予一个艳丽的名字——花冠病毒。全城戒严、人心惶惶之际，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，成为亲临抗疫一线的采访组成员。她深入了解了这场巨大瘟疫中方方面面的战况和应对灾难之策，体察到普通人濒临死亡时的心理困境。疫情万分危急，各方势力都想从这场人与病毒的生死相搏中获取既得利益……

罗纬芝不幸也身染瘟疫，命悬一线。当她得到解药获救后，陷入了更深刻的反思与救赎。无法逃脱的命运之战，人类将如何面对？人类与病毒的较量，将把我们带往何方？人类如何构建内在的心理能量，战胜突如其来的险恶困境？

北京晚报



互相借力 彼此成全

从电视剧中随处可见的戏曲之美说起

如今，不少热播电视剧里，常能听到中国传统戏曲之音。比如重播了好几回的电视剧《大宅门》，听到那一句字正腔圆、中气十足的“由来一声笑”，就知道剧开始了；去年的爆款《都挺好》中，几乎每集都能听到弥漫在苏州弄堂里的弹词开篇。又比如，前不久播出的《新世界》，主角孙红雷一出场，戏曲的锣鼓家伙就敲响起来，显得颇有气场；还有眼下正在网上热播的《鬓边不是海棠红》，索性就聚焦了梨园故事、伶人传奇。

戏曲一次又一次被“邀”入电视剧，是电视人在积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，努力汲取精华、丰富剧情内涵、提升剧集品质的一种聪明做法，获得不少关注，也得到了点赞。

《大宅门》之所以被赞京味儿十足，那是因为编导郭宝昌本就是看戏的行家。所以，在《大宅门》就随处能听到京腔京韵，就连人物出场的转身亮相也是踏着锣鼓点儿来的。更不用说，爱憎分明、有胆有识的白景琦每每单身独挑敌人老巢时，都会念出《挑滑车》里那句十分提气的“看前面黑洞洞，定是那贼巢穴，待俺赶上前去，杀他个干干净净”。

显然，中华传统戏曲，如今成了文化品位的象征。有品的编导们，非常懂得如何运用中华戏曲，来营造配合剧情的氛围、刻画烘托人物的个性。比如《都挺好》里，每到剧情千回百转之处，那段悠悠的评弹，就会恰到好处地响起，让人多了几分回味。而《新世界》里，三兄弟里“大哥”的形象，亦是那段锣鼓点演绎得恰到好处。

更值得称道的是，相比单纯借鉴戏曲元素展现在电视剧中，将梨园百态索性搬到台前，如今制作方也越来越注重多方位布局、多角度推广，让电视剧和戏曲互相借力、携手发展。和以往纯看剧不同，此次关注“鬓边”的剧迷，还能顺带着“享用”眼下极有人气的“网红”余派女老生王珮瑜带来的高阶版京剧导赏——《瑜你台上见》。截止到目前，“鬓边”播了两周，而瑜老板的导赏也更新到了第四期，从名角儿的养成说到梨园行的规矩……不少京剧“小白”也习惯了在追剧前，先普及一下京剧知识，学点儿“行话”，了解些“绝活”。认真学习个把月，多少也能摸到点京剧的门道。

对影视剧来说，戏剧的介入，提升了剧的文化品位；而对传统戏曲来说，这样的电视剧夹带戏曲唱腔，也不失为一种推广与普及的方式。

新民晚报